

香港著名國畫家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林天行十一月初將於上環加華藝廊舉辦《心荷·林天行彩墨荷花展》。林天行以水墨畫的創新而聞名，其作品中的新界風光、西藏旅感、荷花夢露，均成為其實踐水墨創新感悟的成果。展覽前夕，本報記者訪問了林天行，他將自己的創作理念概括為四個字：闊「天」漫「行」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香港著名國畫家林天行



■《晨曲》中的紅色小巴，訴說生活的疾馳。



■《霧荷》景致



■《逐日》中空蕩蕩的長椅，顯現港人的忙碌。

色彩之夢，闊「天」漫「行」

■《紫雲》中的西藏風光。



從林天行的作品中，可以感受到，以獨特的視覺方式，圓滿的構圖與空靈的意境，游離在具象和抽象之間，時而厚重時而清雅的大面積色、光、墨交織在一起。自由豪邁的筆觸將「精神的真實」與「感覺的形象化」清晰表現出來，形成了強烈的個人風格，開拓了水墨重彩畫的「新境界」。

水墨之新，在於意境和結構

闊「天」漫「行」，首重創新。實驗水墨、新水墨似乎成為一股風潮，影響着中國畫界。林天行對記者表示，中國畫的創新已經是一個必然和不可迴避的趨勢。只不過，這種創新應該把握怎樣的方向、如何確定創新的領域，則是見仁見智。新的水墨作品，除了刻畫高樓、科技、人體醫學、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之外，還可以在多方面進行新的探索。

就自己的作品而言，林天行認為，自己的水墨畫也是貫徹一種新型的水墨。這可以看作是「探索重彩的現代中國畫」的一種形式。他介紹說，與傳統中國畫的不同之處在於，現代中國畫的現代性，不僅僅是描繪的主題、意象發生了變化，也不僅僅是題材出現了改變，而是意境與過往不再相同。例如，同樣是描繪花草，傳統的中國畫與現代中國畫必然會有非常大的差異。

意境的不同，使得中國畫的創新不再局限在題材之中。在意境更新的情形下，描繪、創作的工具仍然是傳統的，表現手法也是傳統的，但是創作完成的作品，其畫面的內部結構則完全是新穎的。林天行介紹說，傳統的中國畫是基於筆墨結構，往往要在作品中進行留白的操作和處理，一筆下去，便產生了結構的效果；但是西畫則不會出現這樣的重疊。林天行表示，在結構和意境的創新上，自己在創作中引入了「光」的元素。他說，在背景上，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畫較為側重陰陽，無光，其筆墨一條線的粗細、提按，體現出了這種陰陽結構。

刻畫城市的快慢節奏

對於着重於意境創新的林天行而言，城市的快慢節奏，可以在一種全新的水墨畫結構中，得到完整的表現和敘述。這種城市的快慢節奏，源自於他本人對童年生活的理解，也根植於他刻畫自然所得到的一種即興感悟。

就刻畫自然的即興感悟，林天行相當重視對青蛙的觀察。他告訴記者，青蛙的可愛，早在自己兒時的鄉間生活中，便已留下了輪廓的勾勒。青蛙，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，也是人類最早的崇拜物之一；同時，青蛙就其造型而言，也具有非常完整的點、線、面，非常之豐富，對青蛙的觀察和喜愛，可以完整地豐富自己對於創作的認識與靈感。

在林天行看來，青蛙不是真空存在物。林天行刻畫香港，尤以新界地區為主要描繪場域。而就更加廣闊的空間而言，新界、西藏的藝術旅途，其實都與自己兒時在鄉間與青蛙相伴的日子有很大關聯。如何將都市景象創新化、田園化，也成為了其創作的重要思索之一。林天行認為，一幅作品中，想像力、技巧、感情是三合一的整體。如果缺乏了想像力，則創作就變成了單純意義上的「畫地圖」。因此，林天行表示，在自己所描繪的香港圖景之中，香港的新界地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除了兒時生活的記憶、來港定居之初的生活體驗之外，新界在藝術創作上的最大意義在於：能夠表現出香港這一國際大都市的節奏感，能夠真正做到闊「天」漫

「行」，將視野放大。

在林天行的很多作品中，新界的描繪，多有社區公園中的長椅，同時又有馬路上奔馳的紅色小巴。林天行認為，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對比：香港有很多的街邊長椅，但是不少時候，尤其在白天，沒什麼人會坐在長椅上，因為工作忙碌、來去匆匆；路上奔馳的小巴，是香港快速生活的代表，小巴往往從長椅一側疾馳而過。這種靜態與快速的結合，也是對城市生活緊張感的另類描繪。

俯視大海，魚在高空飛

細觀林天行的不少作品，其透視感具有非常強力的交錯和整合力。他對記者表示，站在高樓之上，一側可以看到高山，另一側看到大海，特別是俯視大海的時候，將其轉化為創作的意象時，大海其實是在自己的頂端、大海便是天空，而大海中的魚，便是在高空飛翔。

這種對空間置換的描述，是現實空間與藝術空間的交替和轉換。林天行說，人們常常執著於現實空間的林林總總，但是在藝術空間中，一切事物其實進行了新的排列與組合。畫筆之下的藝術空間，其實是畫家對人生的一種態度，也是自我創造力的一種展示。當一個畫家能夠感受到大海在頂端、魚在天上飛的宏偉氣魄時，也就能夠對所生活的城市 and 在地產生新的認識和感悟。心中的藝術空間之雄渾，能夠激發起創作的意志，也能夠為絢爛的作品，增添新的色彩音符。

當畫筆下的藝術空間走向現實中的藝術空間時，林天行對香港的未來國畫發展，依舊充滿期待。他期待香港的未來，能夠有更多、更大的專業畫廊、展覽館，並將國畫藝術帶入中學和小學的校園之中，讓水墨成為一種全民的藝術。而這一切，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。而自己的闊「天」漫「行」之路，也能夠走得更加久遠。

「魔都空間」裡的現實藝術

城市是魔窟，上海是「魔都」。租界、都會、縣城、戰爭，東方巴黎的奢靡與平民窟的苦難歷史中，百種相互推擠的生活攜都市奇幻色彩，不是暢銷小說才有。放浪形骸的「海派」文化那錯綜迷離的世相，百般糾結。唯有從卡夫卡《變形記》中走出的藝術家，能操縱這變化美與動態美，上演上海「魔幻現實」的空間藝術。

整個9月，在上海人唯一的「自留地」奉賢海灣，「有限·無限」2014上海戶外雕塑（裝置）藝術現場，中國、德國、朝鮮等國家和地區的11位藝術家進駐創作，他們呼吸着上海最好空氣，奔跑在上海最長海岸線，身陷上海最大別墅群與貝殼自然保護區。聽聞此地三四千年前就暗流湧動，廢分封、建郡縣、軍統、花行、米莊……醉意朦朧，酸苦兼備，像列賓筆下的繃夫遇上塞萬提斯馬背上的唐吉珂德，現實與幻想滲透、衝突、交融成情趣，與自然界的風吹雨淋，構成觀賞序列中色彩斑斕的「妖孽」，成為三教九流，魚龍混雜的「魔幻空間」，可行，可望，可游，可居。



■藝術家張華的石雕《依石造像》

■羅旭的不銹鋼裝置《城市蝌蚪》局部。

羅旭的「照妖鏡」

每個人不論平凡富有，有權有勢，起初不過是鏡面上的「小蝌蚪」，如此怪誕想像力，來自著名怪才藝術家羅旭，他是中國當代第一個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辦個展的雕塑家，與舞蹈藝術家楊麗萍是密友，都視大自然為最好老師。羅旭看都市是「兵荒馬亂」的，他的不銹鋼鏡面「照妖鏡」看整個城市陷入瘋狂。蝌蚪群與周圍自然色，形成連續的抽象空間，描摹的幻象與歷史縱橫交錯的效果渲染環境氣氛，塵世歪曲變形的真面目在翻滾沸騰。

晚安帖裡的創作日記

「仔細想想，友誼也是一種愛情。」朝鮮著名當代女藝術家孫國娟，來到海邊，晚安帖寫到「心兒也會天真的在風中獨自轉動」，她希望留在這裡的是沒有見過的鳥，就像「一座城池中的旅程就快要走到終



■朝鮮藝術家孫國娟的《菩提鳥》

點」。她抄寫《心經》放在鳥心，完成了4米高的「藍白紅」菩提鳥，願它成為獵入的風景「利益眾生」，謳歌自然美為解脫、陶醉、寄託、昇華……離別深夜獨自「和大海說拜拜」。

愛是藝術的皮膚

德國著名雕塑家彼德·范德·洛的創作多單體造型，多與海有關，善用來自海裡植物、貝殼和其他有機物的沉積的大理石表達。他吃素還是「老薩克斯即興演奏家」，認為「雕塑是能保存的舞蹈。」於是，透明的亞克力玻璃人形，版畫平面佈局，不銹鋼、彩砂立面安排。晦澀的情感符號，輕重，軟硬，遠近，寒暖、分景、隔景。帶着西方雕塑的「詩情畫意」是理性的，有相對獨立的審美意義，即「沒有渴望就沒有風格」。

石頭寫成的歷史

張華，早年便在香港舉辦過個人展覽，為內地西南地區傑出的青年雕塑



■德國藝術家彼德·范德·洛的綜合材料《兩個物體的結合亦乎如是》

家。此次採用石頭雕刻「依石造像」做的「考古研究」，以石紋理隨紋賦形，浮現人像，好似復原古代文化的實物標本，在歲月流逝中塵埃落定，或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或深埋地下，或散落在岩洞、荒山……頂烈日，冒風雨，經數十年寒暑艱辛，依舊質地堅硬，不易腐朽。

拒絕空洞遊戲

他緩緩走來，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「小狗」唯美淒涼，不細看還以為剛剝皮，「藝術家的生存，有時不如狗」，雕塑家白建立，生活於聖彼得堡、北京。畢業於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，帶着這所世界著名四大美院的「現實主義風格」與「中式」社會主義產生的化學反應。他在乎多元化材料，多樣的視覺、觸覺體驗，以鐵、烤漆、玫瑰紅來「散發出戀人般的關懷」和以亞克力材料的「透明時空」，透過對陽光的可望不可及，述說自己的內憂外患，生活很美很憂傷。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

藝訊

「暗自發光」攝影展 為甘肅攝影注入新活力

「暗自發光：2014觀看（甘肅）當代影像展」18日在甘肅省蘭州市舉行，影展由甘肅省知名攝影藝術家、常年拍攝民族後裔——白馬藏族與絲綢之路主題的牛恆立策展，展出了「觀看」藝術小組的11位成員以《暗自發光》為主題的121幅攝影作品。在影展現場，攝影師與現場觀眾聯手完成了行為藝術作品《染》。

■小朋友參與和攝影藝術家們共同製作行為藝術作品《染》。



此次展出的作品來自「觀看」藝術小組在蘭州市窯街鎮近一年的藝術影像實踐。窯街鎮位於祁連山支脈哈拉古山東北麓，大通河畔，是以煤炭輸出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工業小鎮。巨大的水泥工廠，鋪天蓋地的粉塵，構成了一個灰色籠罩的「世界」。「每一幅作品都是以作者對這片特殊場域的觀看，來展現一個風貌迥異的窯街：資源枯竭，環境劇變，生命在這特殊環境下的存在與適應。我們試圖獲得一種對影像態度和觀念的創新與探索。」牛恆立說。

現場行為藝術作品《染》讓觀眾們感受到了新影像的特殊藝術表達方式。製作過程中，觀眾和攝影藝術家共同把浸染過墨汁的玫瑰在白紙上印染，留下200個痕跡。牛恆立表示，「觀看」藝術小組是以一種貼近人本能的方式，回歸本性，通過個人體驗來認知這個世界。

據了解，觀看藝術小組於2013年成立，2014年9月19日應邀參加了「2014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」，當時引發了人們對特定場域觀念攝影以及新紀實影像的討論和思考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許亞飛 蘭州報道）



■牛恆立作品《失重》